

唐诗中的吐鲁番

祝丹

新疆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21日; 录用日期: 2026年5月16日; 发布日期: 2026年6月3日

摘要

作为唐朝控制西域的重要据点, 吐鲁番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边陲重镇, 更是文化交融和艺术创作的重要源泉, 本文以唐诗中的吐鲁番为研究对象, 探讨吐鲁番在唐代历史背景下的重要地位及其在唐诗中的丰富呈现。通过分析唐代中西交流概况以及唐代诗人对吐鲁番的描绘, 揭示吐鲁番在唐代诗人笔下的价值。

关键词

唐诗, 吐鲁番, 书写类型, 价值

Turpan in Tang Poetry

Dan Zhu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April 21, 2026; accepted: May 16, 2026; published: June 3, 2026

Abstract

As a crucial stronghold for the Tang Dynasty's control over the Western Regions, Turpan was not only a geographically significant frontier town but also an important source of cultural exchange and artistic creation. This paper takes Turpan in Tang poetry as its research subject, exploring the significant role of Turpan 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Tang Dynasty and its rich representation in Tang poetry. By analyzing the overview of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the Central Plains and the Western Regions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as well as the depiction of typical imagery of Turpan by Tang poets, this paper reveals the profou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Turpan as portrayed in the works of Tang poets.

Keywords

Tang Poetry, Turpan, Writing Type, Valu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作为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吐鲁番不仅是军事要塞，更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枢纽。因此吐鲁番能够作为支撑唐代社会、诗歌开放格局的重要例证之一。其独特的地理风貌、自然景观、人文风情、艰苦的戍边生活等在唐诗中均有生动描绘，形成独特的意象和文化符号。这些诗作不仅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还对吐鲁番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丰富的史料，并搭建起吐鲁番与唐代诗歌的桥梁。

关于唐代边塞诗与西域书写，学界已有丰硕成果。在宏观研究层面，学界普遍关注边塞诗的产生背景、发展流变与审美特征，对其中蕴含的时代精神与士人心态多有阐发。针对西域书写，学者们不仅钩沉了相关诗作的地理范围与历史事件，更深入探讨了西域意象的文化意涵，指出其既是真实地理的文学映射，也是诗人想象与情感投射的产物。在个案研究方面，作为亲历西域的典型诗人，岑参研究尤为突出，其诗歌中的地理景观、战争描写、异域风情以及诗体艺术均被反复探讨，确立了其边塞诗大家的文学史地位。然而，既有研究多将西域视作一个整体文学空间，或集中于岑参等个别名家，对于吐鲁番这一特定区域的精细化、专题化研究尚显不足，鉴于此，本文以唐诗中的吐鲁番为具体研究对象，聚焦于诗歌文本，力图在以下方面做出探索：其一，突破泛西域研究框架，细致梳理唐诗中吐鲁番书写的具体类型与独特意象；其二，在文学分析之外，深入发掘吐鲁番书写在地理认知、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层面的复合价值。

在《全唐诗》中收录有关描写西域诗歌的作品有 127 首，在这 127 首诗歌中，写吐鲁番的不多，但是却具有代表性，因此有其丰富的研究价值和意义。本文旨在通过这些诗作分析隐藏在其背后的文化内涵。

2. 唐代中原与吐鲁番

贞观十四年(640 年)八月，交河道行军大总管侯君集平高昌，唐太宗在其地设置西州[1]。显庆三年(658 年)改为西州都督府，开元中为金山都督府，天宝元年(742 年)改为交河郡，乾元元年(758 年)复改为西州。辖高昌、柳中、交河、蒲昌、天山五县[2]。唐朝西州的辖区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吐鲁番地区。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5 年)，西州为吐蕃攻陷，此后唐代再未将西州收复，至唐懿宗咸通年间(860~874 年)，回鹘破吐蕃，西州又没入回鹘。在唐朝直接统治的 150 余年间，西州在唐代的文化交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种角色也得益于它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3]，吐鲁番位于天山南麓，是连接中原与西域的咽喉。它不仅是军事要塞，更是商贸重镇，吸引了来自中原、西域乃至中亚、西亚的商人和使者。这里的市场繁荣，商品琳琅满目，文化交流频繁，形成了独特的多元文化氛围。

吐鲁番是丝绸之路北道上的交通枢纽，对丝绸之路起着延伸作用。它一方面将多姿多彩的异域物产、文化风貌传入中原地区，如融合了西域胡乐和中原雅乐精华的高昌乐被列入唐代“十部乐”中，又如吐鲁番通过丝绸之路向中原输入大量的丝织品，对中原地区的审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吐鲁番也吸收了中原文化的精华，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融合现象。如 1969 年吐鲁番阿斯塔纳墓葬中发现唐景龙四年《论语郑氏注》写本，为当时西北地区文化教育的情况提供了物证；又如，该墓还出土了有关《唐经义〈论语〉对策残卷》，由此可知唐代西州受到了儒家文化的熏陶。总之，吐鲁番见证了中西文化交融的时代盛景。

3. 唐诗中吐鲁番的书写类型

吐鲁番盆地地处内陆，气候干燥，夏季炎热，冬季寒冷，其独特的自然和人文景观构成了丰富的文化底蕴，这些景观不仅是大自然的独特创造，更是唐代众多诗人们的灵感源泉，使吐鲁番与唐诗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唐诗中书写吐鲁番的诗作并不多，可分为地理、物产、征战三个方面。

(一) 地理书写

(1) 火云满山凝未开

王延德《使高昌记》中记载：“北庭北山，山中常有烟气涌起，而无云雾。至夕火焰若炬火，照见禽鼠皆赤。”^[4]火焰山的极端吸引了一批唐代诗人，天宝八载(749年)，岑参抱着建功立业的志向，离开京师长安赴安西上任，大约次年途经蒲昌(今新疆鄯善)。这是岑参首次出塞经过火焰山，当时火焰山横亘眼前，烈焰飞腾，奇景壮丽，激起了这位边塞诗人的满怀豪情，因此创作了这首《经火山》。诗中写道：

火山今始见，突兀蒲昌东。赤焰烧虏云，炎氛蒸塞空。不知阴阳炭，何独燃此中？我来严冬时，山下多炎风。人马尽汗流，孰知造化功。^[5]

首句“今始见”三字，暗含着久闻其名而终得一见的心理期待。从全诗结构看，此三字如叙事的起点，平缓的语调中蕴藏着即将喷薄的情感张力，为下文雄奇景象的展开蓄势。而紧随其后的“突兀”一词，既状山势之高耸，又传初睹时的心灵震撼——那不是寻常的山峦，而是拔地而起、扶摇直上的奇异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岑参写火焰山，并未拘泥于红岩焦土的细节描摹，而是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空间：“赤焰烧虏云，炎氛蒸塞空”^[5]。诗人巧妙地运用通感手法，将视觉上的赤红(赤焰)转化为触觉上的灼热(炎氛)，使读者不仅“看”到了火焰山，更“感受”到了它吞噬天地的热浪。这种写法，与其说是写实，不如说是以心中豪情投射于外物。诗的五六句“不知阴阳炭，何独烧此中”^[5]，化用贾谊《鹏鸟赋》“天地为炉兮，造化为之；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之语，这一用典并非简单的辞藻堆砌，而是赋予这赭色山体以宇宙论的意味，以问句的形式，更增添了诗人对造物者伟力的惊叹与不解。严冬时节经过此地而“人马尽汗流”^[5]，诗人以亲身感受印证了火焰山的神奇，最终将其归之于“造化”之功。

如果说《经火山》是初见时的惊奇，那么《火山云歌送别》则展现了作者对火焰山更为深切的体认：

火山突兀赤亭口，火山五月火云厚。火云满山凝未开，飞鸟千里不敢来。平明乍逐胡风断，薄暮浑随塞雨回。缭绕斜吞铁关树，氛氲半掩交河戍。迢迢征路火山东，山上孤云随马去。^[5]

此诗当作于天宝末年岑参在北庭任职期间。这首诗紧扣“火云”这一核心意象，首句正面点出火焰山高耸突兀、火云浓重的雄奇形态，颔联以静景与侧面夸张，极写山之酷热逼人、气势慑人，颈联通过描摹火云朝暮聚散的动态变化，最后以“缭绕斜吞铁关树，氛氲半掩交河戍”^[5]将火云的蔓延之势延展至关塞山川，以云衬山、以景造势，把火焰山的奇险、酷热与雄浑壮阔写得淋漓尽致，既绘出西域山川的独特风貌，又为后文烘送别之情做足铺垫。

因为有了亲身的经历和深切的体认，火焰山在岑参眼中不仅仅只是一个地理实体，更是关于西域的象征。《送李副使赴碛西官车》中火山不再是令人惊叹的景观，而成为一种不言自明的背景与军旅艰辛的象征。首句“火山六月应更热”^[5]以“应”字虚写，不直言其热而热自现；“赤亭道口行人绝”^[5]以“绝”字点出人迹全无的荒凉。两句一虚一实，以环境的极端恶劣为后文李副使的远行奠定豪迈而艰辛的情感基调，并通过“行人绝”与友人独行的对比，衬托出其坚毅与勇敢。

(2) 银山峡口风似箭

银山碛又称银山，《新唐书·地理志》记载：“西周交河郡……有银山碛”^[2]，银山碛是唐安西都护府的属地，唐贞观十四年，侯君集平定高昌后设立安西都护府，银山碛遂成为连接西州与焉耆的重要

驿站。在唐代边塞中，银山碛是特殊的存在。它不像玉门关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也不似轮台寄托着征人归乡的渺茫希望。银山碛的存在，恰恰在于它的虚无——一片沙碛，一座银山，构成了唐诗地理书写中最为纯粹的荒凉意象。岑参在《银山碛西馆》中写道：银山碛口风似箭，铁门关西月如练。双双愁泪沾马毛，飒飒胡沙进人面。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5]。诗人连用两个比喻构成工整的对仗。

“风似箭”从触觉和听觉上写出风的锋利与迅疾，具穿透力；“月如练”则从视觉上写出月的皎洁与宁静，具画面感。一刚一柔，一动一静，在强烈的反差中构建出边塞戈壁独有的、粗犷而又清冷的意境。

“飒飒胡沙进人面”[5]则细化风沙扑面的体感，将西域戈壁典型的风沙气候以及荒凉写得如在眼前。这种书写并非夸张修辞，而是贴合吐鲁番地区地理实情，把边地易变的天气以及艰苦的戍边生活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银山碛的环境越恶劣，越能衬托诗人的勇敢。

银山的荒凉还体现在岑参的《碛中作》中，“平沙万里绝人烟”[5]一句，以极简笔墨勾勒出碛地广袤荒芜的地貌。万里平沙延展天际，不见草木人烟，尽显吐鲁番盆地戈壁的苍凉壮阔。又如《过碛》中“黄沙碛里客行迷，四望云天直下低”[5]，更从行旅视角精准写出银山碛戈壁视野开阔但一片荒凉、容易迷失的特点，这种地貌书写并非单纯写景，而是以实景为基，展现出吐鲁番戈壁“地尽天无尽”的特点。在描写银山的诗歌中，诗人始终以亲历者的真实体验为底色，摒弃中原文人对西域的想象式描摹，不仅精准记录吐鲁番的地貌、气候等，更成为唐诗中承载丝路记忆、边塞情怀的符号，成为唐代吐鲁番书写中不可替代的经典意象。

(3) 交河城边鸟飞绝

据《汉书·西域传》所载：交河城，“河水分流绕城下，故曰交河。”[6]交河曾是古代车师国的治所，其地处中原通西域的必经之路，由于左右受限于强大的中原和匈奴威势，所以常常摇摆不定。自南北朝时期开始，交河就成为诗歌书写中喻指边塞征战的典型内容，汉代与匈奴在交河地区的征战史实与南朝诗歌中的交河书写给唐代诗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7]，交河作为一个地理名词出现在唐诗中共有42次，可分为以下几类：第一、借交河展现建功立业的壮志。如王维《送平澹然判官》[8]等诗作。李世民的《饮马长城窟行》写道：

塞外悲风切，交河冰已结。瀚海百重波，阴山千里雪。迥戍危烽火，层峦引高节。悠悠卷旆旌，饮马出长城。寒沙连骑迹，朔吹断边声。胡尘清玉塞，羌笛韵金钲。绝漠干戈戢，车徒振原隰。都尉反龙堆，将军旋马邑。扬麾氛雾静，纪石功名立。荒裔一戎衣，灵台凯歌入。[9]

开篇四句诗人以由近及远的空间视角，将交河、瀚海、阴山三个地理意象层层铺展，从冰封的河流推至起伏的沙丘、连绵的雪山，构建出苍茫辽阔的边塞全景图。又借“悲风切”渲染塞外荒凉萧瑟、寒风凄紧的环境，又以“交河冰结”极写远征途中的酷寒与艰辛。在这般苦寒苍凉的背景之下，诗人笔锋一转，写下“扬麾氛雾静，纪石功名立”[9]，以克敌靖边、勒石记功的壮志收束，可见全诗并非一味渲染边地凄冷，而是以交河的苦寒艰险为铺垫，更突出其平定边患、安定家国、建功立业的豪迈抱负与雄阔胸襟。更为典型的是张乔的《赠边将》，诗人写道：

将军夸胆气，功在杀人多。对酒擎钟饮，临风拔剑歌。翻师平碎叶，掠地取交河。应笑孔门客，年年羨四科。[9]

颈联，“翻”“掠”“取”三动词连用，以短促有力的动作塑造出边将勇武豪迈、战功赫赫的形象。后两句“应笑孔门客，年年羨四科”，以“笑”字为句眼，将边将的实战功勋与儒生的空慕功名形成价值对比，借攻取交河的壮举直白抒发了不甘伏案、渴望建功的壮志豪情。除此之外杜甫《送长孙九侍御赴武威判官》开篇“绣衣黄白郎，骑向交河道”[10]以“交河道”这一边塞要地为关键意象，点明友人远赴边塞、肩负靖乱的使命，既写出边地重任与家国忧患，又借友人奔赴交河、安定西陲的壮举，寄托了对

友人平定边患、建功立业的殷切期望，也借此抒发了心系社稷、渴望安边定国的壮志情怀。

第二，借交河抒发征人久戍不归、思乡念亲的悲凉哀怨之情。如卢照邻的《昭君怨》写道：“合殿恩中绝，交河使渐稀。”^[11]因交河城是中原与西域往来的关键之地。诗人在抒写昭君的幽怨时，以“渐稀”二字写来使由少到无的递减过程，以时间的推移强化音讯断绝的漫长与无望，凸显出昭君与故国音讯渐断、相隔万里的孤寂。又如骆宾王《晚度天山有怀京邑》一诗描写了塞外的荒凉苍茫，并且诗人将对京邑故都、亲友旧居的思念之情倾注其中。全诗以交河为立足点，直抒胸臆，将羁旅绝域的孤寂、怀乡念亲的深情与久戍难归的哀怨表现得淋漓尽致。

第三，借交河展示异域风貌以及环境的苦寒。如虞世南《结客少年场行》中“天山冬夏雪，交河南北流”^[9]两句，以天山终年不化的积雪与交河纵贯南北的水流，勾勒出西域边塞高寒辽阔、迥异于中原的独特异域风貌。陶翰《燕歌行》里“雪中凌天山，冰上渡交河”^[5]，则进一步以冰雪之中翻越天山、穿行交河的艰险场景，突出边塞天寒地冻、环境严酷的苦寒特质，也暗含将士长年征战、备尝艰辛的境遇。这几首诗作均以交河为核心意象，或写山川地貌，或绘冰雪严寒，既展现出边塞苍凉壮阔的异域风光，又极力渲染地地酷寒难耐、环境恶劣的艰苦氛围，使交河成为表现边塞苦寒与异域风貌的典型象征。

(4) 北风夜卷赤亭口

赤亭是古地名。唐代在西州(今新疆吐鲁番盆地一带)设置的边防据点，是集驿站、烽铺、镇戍于一体的综合型交通军防设施，他是连接“伊州、西州和庭州”的关键节点。赤亭地理位置险要，西临火焰山，北控天山雪线，南扼塔克拉玛干沙漠通道^[12]，因此在唐代文人的笔下也有它的身影，唐代诗人多用它来表达边塞环境的苦寒。

如岑参《天山雪歌送萧治归京》诗人用“北风夜卷赤亭口，一夜天山雪更厚”^[5]，诗人选取赤亭口这一边塞关隘，以“夜卷”写出北风席卷的猛烈，以“一夜”和“雪更厚”突出雪势持续之久、积雪之深，既突出了边塞苍凉荒远、酷寒凛冽的异域风貌与艰苦环境，烘托出戍边将士的艰辛，又以边地的苦寒反衬友人归京的温暖与难得，有力服务于送别抒情的主旨。

又如《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中也有对赤亭的描写“赤亭多飘风，怒鼓不可当”^[5]，岑参用“怒鼓”拟人化地写出风势如发怒般汹涌鼓荡、气势凶猛，“不可当”直接点明狂风威力巨大、无人可挡，突出赤亭地处边塞关隘、风势狂暴酷烈、气候极端险恶的特点。

(二) 风物书写

(1) 蒲桃新吐蔓

1960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多座唐西州时期墓葬出土了葡萄，出土由此可见吐鲁番盛产葡萄，且历史悠久，唐代诗人笔下也有对西州葡萄的记载。在《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里岑参写道：

琵琶长笛曲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浑炙犁牛烹野驼，交河美酒归叵罗。三更醉后军中寝，无奈秦山归梦何。

[11]

“浑炙犁牛烹野驼，交河美酒归叵罗”再现边塞宴席的豪奢场景，诗中“交河”正是唐代西州的核心区域，以“交河美酒”入诗，直接点明西州盛产葡萄美酒、并在边塞宴饮中广泛使用的现实，既凸显当地物产丰饶，也强化了西域独特的饮食风貌。作于天宝十五载的《与独孤渐道别长句兼呈严八侍御》写道：“桂林蒲萄新吐蔓，武城刺蜜未可餐”^[9]。诗人以“桂林蒲桃新吐蔓”记述北庭都护府辖内的桂林一带葡萄枝蔓新发的景象，这就说明葡萄种植盛行于西州，成为当地普遍的经济作物与自然景观。除岑参之外，其他唐代诗人也以不同视角书写西域葡萄，李颀《古从军行》写道“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萄入汉家”^[9]，这句虽着眼于战争与物产输入的感慨，却也从侧面印证了葡萄自西域陇右地区源源不断传入中原的历史事实，并经诗人的艺术书写，成为唐代边塞诗中极具辨识度的文化意象。

(2) 簪缨盛西州

唐代诗人权德舆在《奉酬从兄南仲见示十九韵》中对唐代西州的社会风俗作出了凝练概括：

簪缨盛西州，清白传素风。逢时有舒卷，缮性无穷通。[9]

“簪缨盛西州”描绘出西州作为西域重镇，人文兴盛、世家云集的社会风貌；“清白传素风”则点明此地崇尚清廉正直、质朴淳厚的道德风尚，体现出中原儒家伦理在西州地区的深厚影响。后“逢时有舒卷，缮性无穷通”进一步展现出当地士人进退有度、顺应时势的处世态度与注重修身养性、追求心性通达的文化追求。

(三) 征战书写

贞观十四年(640年)，唐灭高昌，以其地置西州，吐鲁番由此成为唐经略西域的重要基地。在随后百余年的边塞战争中，吐鲁番作为军事要冲频繁出现于诗作，凝聚了诗人对战争的多重思考。

(1) 军队的威武

唐代诗人笔下的军队，首先承载着对戍边军队力量的歌颂与期待。杜甫在《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其二》中，以饱含激情的笔触描绘了这支劲旅的风采：

奇兵不在众，万马救中原。谈笑无河北，心肝奉至尊。孤云随杀气，飞鸟避辕门。竟日留欢乐，城池未觉喧。[9]

此诗作于乾元元年(758年)，时安史叛军占据河北，李嗣业率安西兵东援关中。杜甫以“老马”“苍鹰”为喻，既赞其经验丰富、骁勇善战，又强调其忠诚可用。“飞鸟避辕门”一句，以夸张笔法凸显军威之肃杀，而“城池未觉喧”则从侧面烘托军纪严明。全诗在雄壮气势中寄寓着对平定叛乱的深切期望，安西兵成为帝国秩序的维护者与中兴的希望所在。

李白在送别友人赴安西的诗作中，同样展现了盛唐时期对西征事业的豪迈情怀。《送程、刘二侍郎兼独孤判官赴安西幕府》开篇即言：“安西幕府多才雄，喧喧唯道三数公。绣衣貂裘明积雪，飞书走檄如飘风。”[9]既写出西域的苦寒，更衬托出人物英姿。“飞书走檄如飘风”则极言其才思敏捷、行事果决。除此之外这几句还勾勒出了军容之盛，尽显军队的威严与光彩。

岑参在《武威送刘判官赴碛西行军》一诗中，以简练而雄健的笔触，勾勒出西域行军的凌厉气势与边军的昂扬风貌。诗歌开篇即以“火山五月”点出吐鲁番、碛西一带酷热难耐、人迹罕至的恶劣环境，在荒寂空旷的背景之下，“马去疾如鸟”[9]一句以生动传神的比喻，写出将士策马疾驰、奔赴前线的迅疾姿态，尽显行军之疾速与军情之急迫。后两句“都护行营太白西，角声一动胡天晓”[9]，则将视野推向辽阔的西域天际，将行营置于高远苍茫的空间之中，气势陡然开阔，写出了军声之嘹亮、军威之震慑，彰显出大唐安西军队镇守西域、号令边陲的凛然气象。全诗以小见大，于行军场景中见整体军容，于自然环境中衬英雄气概，将吐鲁番一带的军旅生活写得劲健豪迈。

(2) 战争的残酷

与大军威武的雄壮书写相伴随，唐诗中也保留了战场惨烈的真实记录。张籍《西州》以白描手法，展现了中唐时期西北边疆的残酷现实：

羌胡据西州，近甸无边城。山东收税租，养我防塞兵。胡骑来无时，居人常震惊。嗟我五陵间，农者罢耘耕。边头多杀伤，士卒难全形。郡县发丁役，丈夫各征行。生男不能养，惧身有姓名。良马不念秣，烈士不苟营。所愿除国难，再逢天下平。[9]

诗歌开篇便点明西州沦陷、边防空虚的危急局势，朝廷不得不从内地征调赋税、供养戍边军队，却依旧难以抵御外敌侵扰。“胡骑来无时，居人常震惊”一句，更是精准道出战乱带给当地百姓的深重灾难：敌军骑兵随时突袭，普通民众处于惶恐不安之中，时刻面临着家园被毁、性命难保的恐惧。通过边

地失控、赋税繁重、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从侧面烘托出战争的残酷与惨烈，深刻反映出西州战乱之下民生凋敝、人心惶惶的真实图景，也体现出诗人对边地局势的忧虑与对苦难百姓的深切同情。

更加典型的是《高昌童谣》：

高昌兵马如霜雪，汉家兵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首自消灭。^[9]

诗歌以质朴直白、极具象征色彩的语言，记录了唐朝平定高昌这一发生在吐鲁番本地的关键战事。诗歌以“霜雪”与“日月”形成鲜明对比，将高昌军队比作易散的霜雪，虽看似声势浩大，却脆弱虚浮；将唐军比作普照天地的日月，光明盛大、气势凛然。霜雪见日月则消融，形象地道出双方实力的悬殊差距，不待惨烈厮杀便已分出胜负。“回首自消灭”五字看似轻描淡写，却直白揭示了高昌军队迅速溃败、政权顷刻瓦解的结局，暗含战场之上死伤枕藉、旧势力一朝覆灭的残酷真相。这首童谣虽非文人诗作，却是吐鲁番本土战争最直接、最鲜活的文学记录，以极简的文字再现了唐王朝平定西域、一统西州的历史进程，也从侧面展现出战争摧枯拉朽之下的惨烈与无情。

又如李颀的《古从军行》，这首诗是对吐鲁番一带征战苦难最为沉痛的书写。诗人以“白日望烽火、黄昏饮马交河”^[9]的日常军旅场景，勾勒出戍边生活的紧张与艰辛；继而以“年年”这一时间叠词，强化牺牲的重复性与无休止性，突出战场惨烈。而“空见蒲桃入汉家”以强烈的反讽手法，将无数生命的牺牲，与中原仅得到葡萄等物产的结果形成尖锐对比，深刻揭示出开战争的代价，在苍凉的景象中寄寓了对穷兵黩武的批判与对戍边将士的深切同情。

(3) 征戍的苦怨

征战书写中更深层的声音，来自对征戍者命运的关注与苦怨的表达。诗人或以征人自叙，或借闺中思妇口吻，将久戍绝域、音信难通、生死未卜的哀怨表现得淋漓尽致。如虞世南《相和歌辞·中妇织流黄》：

寒闺织素锦，含怨敛双蛾。综新交缕涩，经脆断丝多。衣香逐举袖，钏动应鸣梭。还恐裁缝罢，无信达交河。^[9]

此诗以精工之笔，刻画寒闺思妇织锦寄远的情景。诗中女子满心愁怨，丝缕艰涩、经线易断，暗喻心绪烦乱；举袖生香、玉钏随梭鸣响，动静结合，尽显终日劳作之态。末句“还恐裁缝罢，无信达交河”翻出深意：她所忧并非织作艰辛，而是衣物既成，却难将深情远达交河戍边之人。全诗将闺阁日常与边塞征戍相连，以细微动作写深沉情思，于闺怨中寓离别之苦与家国之思，情景交融，语浅情深，极具含蓄蕴藉之致。

又如于濬的《沙场夜》，此诗更是以惨烈之笔摹写征人苦难：

城上更声发，城下杵声歌。征人烧断蓬，对泣沙中月。耕牛朝挽甲，战马夜衔铁。士卒浣戎衣，交河水为血。轻裘两都客，洞房愁宿别。何况远辞家，生死犹未决。^[9]

诗中描绘沙场寒夜，更声凄切，征人燃蓬取暖，对月悲泣，尽显边塞荒寒与内心凄楚。耕牛挽甲、战马衔铁，写尽军旅劳顿；尤为触目惊心的是，士卒在交河边洗涤战衣与兵器，滔滔河水被鲜血染红，以“交河水为血”般的惨烈画面，直白写出战事之频仍、伤亡之惨重。诗人不事雕琢，直书交河水水相融的实景，将边塞沙场的血腥与悲凉和盘托出，深刻揭露了征战带给士卒的无尽苦难，笔锋冷峻，字字沉痛，极具写实性，战争的残酷与戍边的艰辛跃然纸上。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诗歌描写了征戍的苦怨。如骆宾王《从军中行路难》，诗中写道：“阴山苦雾埋高垒，交河孤月照连营”^[9]，“埋”字以浓雾吞没高垒写视觉的遮蔽，“孤”字以月的独在写空间的空旷，二字合力写出戍边士卒身处苦寒绝域的孤寂。再如雍裕之《五杂组》以短章寄深意：“五杂组，刺绣窠。往复还，织锦梭。不得已，戍交河。”^[9]以“不得已，戍交河”收束，前三句写织锦的往复循环，

末句以“不得已”三字陡然转折，将织梭的循环与戍守的无期形成结构上的对照，凸显征役无期的身不由己。这些诗作共同构成了唐诗中吐鲁番征戍书写的悲情底色，既真实再现交河戍卒的艰辛处境，也深刻抒发了战争背景下普通个体的离愁与哀怨，为唐代西域边塞诗增添了浓郁的人文情感与现实关怀。

4. 唐诗吐鲁番书写的价值

唐诗中的吐鲁番书写，不仅是唐代边塞诗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一座连接文学、历史与文化的多维桥梁。这些诗作以独特的艺术视角和深切的个人体验，记录了吐鲁番的自然风貌、人文景观与边塞生活，在文学审美、史料记载和文化交流等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一) 文学价值

首先，吐鲁番书写极大地丰富了唐代边塞诗的意象体系。在传统的边塞诗中，玉门关、阳关、陇山、阴山等意象构成了主要的书写空间，而吐鲁番地区的火焰山、交河、银山碛、赤亭等独特地貌的进入，为边塞诗注入了全新的创作素材。火焰山的炽热雄奇、银山碛的苍茫荒凉、交河城的苦寒辽远，打破了中原诗歌传统的意象体系，形成了边塞诗雄奇苍凉、刚健劲挺的独特美学风格。

其次，吐鲁番书写在艺术手法上体现了唐代边塞诗由想象走向写实的转变。初唐时期的边塞诗多承六朝余绪，往往借助典籍记载展开想象性书写，对西域地理的描写多停留在概念化层面。而盛唐时期随着疆域拓展，大批诗人亲历边塞，如岑参“两度出塞”，其笔下的吐鲁番风物皆来自实地观察与切身感受。

最后，唐诗中的吐鲁番书写还承载着丰富的情感内涵，具有打动人心情感价值。这些诗作既有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又有久戍不归的思乡愁绪，既有对友人的深情送别，又有对战争的沉痛反思，将个体命运与家国情怀熔铸于边塞山川的书写之中。岑参“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的自白，李白“安西幕府多材雄”的赞美等都展现了一代士人渴望建功边塞、报效国家的雄心壮志。在离愁别绪的抒发上，《火山云歌送别》等诗歌将个人情感融入边塞风光的描绘之中，形成了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这些情感表达超越了个体命运的抒写，成为一代人边塞生活的集体记忆与情感共鸣。李颀“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的沉痛诘问，张籍“边头多杀伤，士卒难全形”的如实记录，于濆“交河水为血”的惨烈描绘，都体现了诗人对战争代价的清醒认识与深刻反思。这些诗作没有停留在对武功的歌颂，而是深入追问战争的意义，关切普通士卒的命运，体现了唐诗的人文精神与批判意识。

(二) 史料价值

诗中的吐鲁番书写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可以与正史记载相互印证、互为补充。为研究唐代吐鲁番的军政建制、社会生活、经济发展、战争局势提供了鲜活的民间视角与细节佐证。

在地理环境方面，唐诗对吐鲁番地区的山川关隘有细致描绘。岑参《使交河郡》诗题中明确了交河与火焰山的地理位置关系；《银山碛西馆》印证了吐鲁番盆地“风高土燥”的气候特征。这些诗歌记载可与《新唐书·地理志》等史籍相互印证，为研究唐代西域地理环境提供了生动的文学佐证。

在物产经济方面，唐诗中多次出现的葡萄与葡萄酒，为研究吐鲁番地区的农业生产提供了重要线索。岑参“交河美酒归叵罗”等诗句，结合阿斯塔纳墓葬中出土的大量葡萄实物，可以确证唐代西州地区葡萄种植与葡萄酒酿造的发达程度。李颀“空见蒲萄入汉家”的诗句，则从物产流通的角度反映了西域与中原的经济联系。这些诗歌记载弥补了正史对西域经济生活的记载缺失，使后人能够更全面地认识唐代吐鲁番的社会经济面貌。

在军事制度方面，唐诗对交河、赤亭等军事据点的书写，为研究唐代西域防御体系提供了重要参考。岑参诗中反复出现的“赤亭口”“交河戍”等地名，与出土文献中关于镇戍、烽铺的记载相吻合，印证了吐鲁番作为唐代经略西域军事基地的重要地位。

(三) 民族融合价值

唐诗中的吐鲁番书写是中原与西域文化双向交流、融合共生的生动文学见证，清晰勾勒出唐代丝绸之路背景下，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相互渗透、彼此影响的历史图景。

一方面，唐诗记录了中原文化在西域的传播与影响。权德舆“簪缨盛西州，清白传素风”的诗句，直接点明西州地区人文兴盛、崇尚清廉正直的社会风气，体现了中原儒家伦理在西域的深厚影响。张籍的“应驮白练到安西”^[9]商队驼铃在诗中化作和平使者，见证唐代丝绸之路的往来。中原白练西运，既是商贸物资，亦承载着制度与文化。中原文明渐次浸润西域，推动吐鲁番与中原在经济、文化上深度交融，成为唐代丝路文明交融的生动写照。

另一方面，唐诗也记录了西域文化对中原的逆向影响。岑参笔下“浑炙犁牛烹野驼”的边塞宴饮、“羌儿胡雏齐唱歌”的歌舞场面，展现了西域饮食、音乐等文化元素在唐代生活中的融入。吐鲁番地区盛产的葡萄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原，成为唐诗中频繁出现的意象，而高昌乐被列入唐代“十部乐”，更是西域文化影响中原的典型例证。这种双向的文化交流，使吐鲁番成为中外文明对话的重要节点，唐诗中的吐鲁番书写则成为这种对话的文学见证。

更为深层的是，唐诗中的吐鲁番书写体现了唐代士人文化心态的开放与包容。无论是岑参对火焰山赞叹，还是李白对安西幕府材雄的称颂，抑或杜甫对安西兵劲旅的期待，都展现出唐代士人对西域风物的欣赏，对边塞事业的向往。这种文化心态的开放性与包容性，正是盛唐气象的精神内核，也是中华文明能够不断吸收外来养分、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动力。

5. 结语

吐鲁番，这片位于天山南麓的绿洲，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深厚的历史底蕴，在唐诗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本文通过对唐诗中吐鲁番书写的系统梳理，揭示出其作为唐代边塞诗重要题材的多重面向与丰富内涵。

火焰山的炽热、银山碛的荒凉、交河城的苦寒、赤亭口的狂风，共同构成了吐鲁番独特的地理景观。岑参等亲历边塞的诗人，以实地观察与切身感受为根基，将这片土地的极端自然环境化为诗中的鲜活意象，既拓展了唐诗的表现疆域，也实现了边塞诗由想象走向写实的艺术转变。葡萄美酒的丰饶物产与“簪缨盛西州”的人文气象，既展现出吐鲁番作为枢纽的繁荣，也印证了中原儒家伦理在西域的深厚影响，体现了物质交流与精神传承。军队的雄壮气象、战争残酷的血色记忆、征戍苦怨的抒写，共同构成了唐诗对吐鲁番战事的立体化呈现。诗人们既有对建功立业的豪情礼赞，也有对生灵涂炭的沉痛反思，将个体命运与家国情怀熔铸于边塞山川的书写之中。唐诗中的吐鲁番书写丰富了边塞诗的意象体系，拓展了诗歌的审美疆域，并以其真切的情感表达打动人心；在史料层面，它记录了吐鲁番的地理环境、物产经济与军事制度，与正史记载相互印证、互为补充；在民族融合层面，它见证了中原与西域文化的双向交流，体现了唐代士人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成为丝绸之路文明对话的生动见证。

吐鲁番与唐诗的相遇，是地理与文学的交汇，是历史与艺术的共鸣。这些诗作如同桥梁，连接起中原与西域、过去与现在，让我们在千年之后，仍能透过诗人的眼睛，看见火焰山的赤焰腾空，听见交河水的呜咽流淌，感受戍边将士的豪情与悲怆。唐诗中的吐鲁番，它承载着唐人开拓进取的时代精神，也寄托着今人对盛唐气象的无限追怀。

参考文献

- [1] (晋)刘昫,等,纂. 旧唐书·太宗本纪[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51.
- [2] (宋)欧阳修,宋祁,撰. 新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1046, 5764.
- [3] 赵元山. 唐代敦煌及西州儒学教育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西宁: 青海师范大学, 2016.

-
- [4] (南宋)李焘, 编. 续资治通鉴长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 [5] (唐)岑参, 撰, 廖立, 笺注. 岑嘉州集笺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261, 330, 343, 346, 369, 427.
- [6] (汉)班固, 编. 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3921.
- [7] 袁方愚. 唐代诗歌西域书写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 2020.
- [8] (唐)王维, 撰, 陈铁民, 校注. 王维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407.
- [9] (清)彭定求, 等, 编. 全唐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3, 471, 833, 886, 1797, 2032, 1348, 2104, 2425, 3617, 4294, 4357, 5348, 6927, 7306, 9919.
- [10] (唐)杜甫, 著, (清)仇兆鳌, 注. 杜诗详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362.
- [11] (唐)卢照邻, 著, 李云逸, 校注. 卢照邻集校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8: 94.
- [12] 张安福. 赤亭交通军防与唐朝西域治理[J]. 太原: 山西大学学报, 2026, 49(1): 106-114.